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跨天虹 卷五 第三則 仙鏡偶然聯異眷

卻說楊老實與張颺看了半晌，張颺道：「不好了！看看近岸來了，我們快快走開。」不料，這個東西遠看覺得駭人，近來也便平常，圓圓的一團亮光漸入網內。楊老實道：「在你網中來了。」張颺打眼一看，只見罾爪四垂，網兒覺得沉重。連忙去扯，那裡動得分毫！兩人只得走入灘中，相幫扛起。你道是什麼東西？卻原來是那：雲鬢龍梳還對此，羅衣欲換更□他。

卻是一面菱花寶鏡，兩人歡喜不勝。楊老實道：「張官人，是你的造化，這鏡在你網中得來，可拿回去與娘子受用。」張颺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我與你一同生涯，這鏡必須你一半我一半方是。」楊老實道：「若要分作兩半，須得鋸子斧鑿打開才好。」張颺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明日將此鏡到街坊賣了，分一半錢鈔與你。」楊老實道：「悉憑悉憑，你且馱回家去，明日商量。」張颺看了，這件東西十分沉重，攙了一攙，到瞪目呆看。楊老實道：「你不□將這鏡子翻轉來，把那縛罾的繩子穿了鏡紐，背在肩上，卻不省力？」張颺依他調度，果然妥貼，提了燈籠而回。楊老實也收罾網去了。

且說春娘與靜空正在溫柔之際，夢寐中忽聽得門上剝啄連聲。春娘道：「此時我丈夫斷不回來，為何聲音似我丈夫？」忙忙的推醒靜空，披衣出來開門，只料黑地裡一個放進、一個放出，做得手快就是。誰知張颺雪亮亮一個燈籠提在手裡，春娘開門，不及弄那移星換月的手段，靜空也不及念那降龍伏虎的真言，只好蹲在春娘背後。張颺放了鏡子，因腳下鞋兒濕了，提了燈籠各處搜尋舊鞋替換。尋到春娘背後，黑影裡只見一個光頭。張颺道：「是什麼人？」春娘不及遮掩，被張颺推開，扯來一看，卻是靜空和尚，止披得上身衣服，腰間還露出一個小和尚來。張颺看了，正是怒從心起，惡向膽邊生，一把扯住，嚷道：「你和尚貪夜入人家，非奸即盜，登時打死勿論！」春娘嘴強道：「我們兄妹，什麼奸？什麼盜？」被張颺兩個嘴掌，打得昏暈。張颺連叫真兒，真兒睡熟不應。張颺竟把他扯到門前，意欲叫喊地方。

春娘看勢勢不容已了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斷送了他，方免外人恥笑。春娘與靜空放開手，將一牀綿被把張颺蒙頭一罩，撇倒在地，就將那縛鏡子的繩兒，夾咽喉係定，兩人並力分頭緊收。可憐一個扶危救困的好人，化作南柯一夢。

二人商量將這屍首放在他處，靜空道：「掘個泥潭埋罷。」春娘道：「做得不乾淨，日後倘若露出形跡來，反為大患。不若我們將他扛到江邊，丟入水裡餵了大魚，屍骨無存，豈不乾淨？」靜空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連忙走到房中，將褲子、鞋襪穿好，兩人放出氣力扛將起來，望江頭走動。不多時已到江邊，撲咚一聲，竟入水晶宮去了。

此時已是四更時分，白露**，水光搖漾，不料水面上一個黑簇簇的東西浮近前來，竟把張颺負載而去。春娘與靜空看見，只道是大魚吃了，歡喜不盡，竟自回來。兩人商議道：「事已做得停當，並無一人得知。」故意去叫真兒，真兒還未曾醒。靜空道：「只恐鄰舍盤問，將何言語回復？」春娘道：「這個不打緊，只說同楊老實打魚不回。過一兩日，先叫真兒去問個消息，然後再自己去吵鬧一場，生根在他身上便了。」靜空道：「有理。」話未說完，不覺早唱晨雞，東方發曉，急急出門去了。

你道這江中萬萬千千的魚，那裡便來管這閒賬？要曉得，張颺是個救□投江的好人，今日遭此大厄，上天暗裡保護。這物就是金甲神人，背負而去。正是：

虛空自有神監察，湛湛青天不可欺。

按下不題。

且說彼時有個夔夔宰相，威權赫奕，享用豪華。五十餘歲尚無子嗣，止生一位小姐，名喚鸞綉，年方二八，翰墨精工，女紅亦備，真正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終日花前飲酒，月下吟詩。一日春光明媚，天氣困人，小姐把線帖收藏，同了一個侍女湘春，到後園閒耍。

湘春扶了小姐，金蓮款款，玉珮珊珊，從角門出來。果然一派好景，看了十分羨慕。怎見得？

紛紅□綠，春光九十將闌；滴翠浮芳，景色三分未足。穠桃豔李，看來一似降青霜更飄紅雨，粉脂涂就蒼苔。燕語鶯啼，聽見猶如誦明月再詠關雎，高下和成倉口。亭榭參差，樓台曲折，柳眠花笑，水秀山青。勝於金谷園亭，不下阿房宮闕。

這園說不盡的景致，寫不盡的繁華。鸞綉小姐處於深閨，一時看了這個境界，不覺徘徊再四，還要走遠□□個心滿意足。遙望見那壁廂景致，問道：「那是什麼所在？」湘春道：「這是內花園，那是外花園。」小姐道：「內花園如此□□，那外花園不知怎樣好的了。我們有心出來，也要□□一看。」湘春道：「這內花園老爺尚且戒嚴，不許小姐和□□在外邊嬉，外花園是去不得的。」小姐道：「不妨。只是□□老爺知道。」湘春心下也是要去看看的，口雖如此說，那雙腳兒早已同小姐行了多步。

不一時已到外花園，二人定睛一看，這外花園比內花園雖然眼界寬宏，卻是淒涼寂寞。鸞綉小姐與湘春看了半晌，便要抽身回去。湘春道：「小姐有心到此，便再開耍一回。」要知鸞綉小姐是個深閨弱質，鬧攘攘珠裏翠圍的，走到這個曠野之處，雖然是天氣豔陽、花柳爭妍時候，只覺四顧無人，眼前寂寞，便生出一段悽慘不勝的心腸，急欲回還。只見太湖石背後閃出一堆紅豔豔的物件來。小姐連忙叫湘春看，湘春道：「並沒有什麼。」鸞綉小姐漸漸看得明白，叫道：「這個分明是個菩薩神道！」驚得面如土色，寸步難移，口裡不知叫些甚麼，身子蹲將倒來。湘春慌了手腳，又不好丟了小姐去報知夫人，又不能背負小姐進去，只好捧著小姐啼哭。鸞綉小姐掙了半晌，一時氣絕。湘春發了極，放聲大哭起來。

只見一個年老的園丁在園中挑水，聽得哭聲，走來一瞧，見小姐暈倒在地，湘春丫頭在傍啼哭，連忙去報夫人。不多時，趕了許多丫鬟小使，並夫人一一出來。大家看了，目瞪口呆。夫人連叫不應，哭了一場，把湘雲著實打了幾下，七八個扛了進去，放在牀上。連忙去請太醫服藥，求神禱賽，渾身都是冰冷。幸喜尚有心裡兀自火燃，不忍得殯殮他出去，幾個親人日夜守在身邊，眼巴巴望他轉回陽世。

不說鸞綉小姐一命黃泉。且說春娘自那夜斷送了丈夫，過了三五日，即同真兒走到楊老實家問信。一進門來，變著臉道：「我家官人四五日不回，你留他在家則甚？」楊老實一聽此言，就如青天一個霹靂，竟不知那裡來的，忙應道：「你官人前夜打魚，網中得了一面鏡子，背了回去，這數日不來，我正要去喚他。」春娘道：「何曾見來？同你打魚，人在你身上，若還不見，我要問你討哩。」楊老實道：「一個人身長六尺，難道藏得過的？」春娘道：「你方才說了鏡子，莫非你要這件東西，將他謀死了？」楊老實見他勢頭不善，口內多凶，氣得個捶胸跌腳，沒叫屈處。春娘打台撲凳，哭了一場。他的女兒出來相勸，留他吃茶吃飯，春娘再三不肯，竟自去了。

楊老實聽了這番說話，心下也就著忙，急急央人四下抓尋，並無蹤影。春娘這番埋伏，計較甚高，倘若鄰里盤問他，就把楊老實做個出場；若沒人說起，他也就拖繩放了。

春娘自此之後，放心與靜空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，好不暢意。誰料受用過度，不覺害起一場病來，十餘日不得起牀。

一日，身子稍強，勉強起來梳洗，就把那丈夫拿回來的鏡子照了梳頭。果然這鏡子委實有趣：表裡通明，可照奸人之膽；清空閃爍，能招仙侶之來。春娘初時一照，看得懷開心暢，漫把花容傅粉，雲髻添妝。不多時，鏡子裡現出一道黑光，迷濛了春娘面目。只見都是些奇山異水，怪柏亂鬆。山坳之中布出許多樓台殿閣，更有虎豹豺狼在山腳下猙獰跳躍。春娘見了這個境界，頭也不梳，只把兩隻秋波佇定在那鏡子上面，周回仔細觀看。過了一會，那樓閣之內走出一人，體貌魁梧，鬚眉豁達，頭梳丫髻，袒腹披襟，蹢躅索索走將出來。春娘看了又驚又喜道：「這個此老，我眼裡從不曾見他，仔細認他一認。」只見後面一個一個都走出來了。

春娘看得心慌，連忙走開。不料，這七八個立了一屋，驚得那春娘魂飛魄散，沒處躲避。偷眼一看，都是面面相覷，不開口

的。只見內中有一女人，春娘勉強上前福了一福，問道：「大娘，你們是那裡來的？」眾人都不答應。連忙叫真兒，真兒又不在家。正沒理會處，背後走出一個黑臉金盔金甲的人，右手拿著銅錘，左手帶著張颺，蓬頭垢面，把春娘趕個不住，打了一錘。春娘明曉得丈夫索命而來，也只好聽其發落。自經打了一下，登時暈倒在地。眾仙與這金甲神，都望鏡中進去了。春娘直到下午方才甦醒，就把這段稀奇說與靜空知道，也在將信將疑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天上定婚姻的月老，玉帝命他掌管生民配偶，正在月下將書檢看，查得鸞綉小姐該與富順張颺百年夫婦，因是一貴一賤，結契無階，恐成皓首之歎，因差金甲神賜他這面摩仙寶鏡，以為徑路之媒。不料張颺先世尚有宿孽未消，得了此鏡別起風波，陡遭慘毒。月老趁此機會，先差金甲神採攝了張颺魂兒，與鸞綉小姐面訂佳期。因此差花神來攝鸞綉小姐的魂靈，到月老宮中，兩人折證。

且說二人同趨月老案前跪下，月老吩咐一場姻緣的定理，會合的關頭。他兩人叩首謝恩起來，彼此偷看了一會。即命取出摩仙寶鏡，交與張颺收藏，對鸞綉道：「須查此鏡此人，即是百年夫婦。」說完，就放二人還陽去了。正是：

夫妻數定不能移，勉強圖謀總是虛。

五百年前曾識面，注在姻緣一部書。

卻說張颺還魂轉來，頸上那條繩子已鬆去了，就如捧定著一株大木的相似，余到江邊，卻又是一個地方。抬頭一望，身子卻在沙邊灘上。連忙拖泥帶水走到岸邊坐定，仔細想了那姦夫淫婦下此毒手，咬牙切齒恨了一場，悲悲戚戚哭了一會。想道：「上天可憐，留此餘命。如今天色已晚，不存不濟，少不得命喪溝渠，不如原赴江中，尋個自盡。」哽哽咽咽又哭了一場。

只這一場哭，驚動了五升米洪恩未報，一年前大德難忘。只見兩個人手執榔鑼，隨口唱些歌曲，一路而來。聽見哭聲，喝道：「你是甚人，在此啼哭？敢是奸細麼？」張颺道：「我是受難之人。」那兩人道：「快快說來。」張颺將自己的名姓並家中的淫婦與奸僧的勾當，細細說了一遍。二人驚駭道：「聽你說來，你是我們兩個的大恩人了。」張颺道：「不知二位尊姓大名？」一人道：「我叫施恩，他叫佈德。」張颺道：「你們不要錯認了，我從來並不曾施恩，亦未嘗佈德，緣何有你們二位？」施恩道：「你記得上年，我們二人為米相打，你將五升米勸了我們的鬧。自那日之後，我們兩個因你感激，拜為弟兄，如今就如骨肉一般。只因荒年無計，投在山中做了強盜。今日該差巡邏，不料在此遇著恩人。你且同我們上山去，再作道理。」張颺聽了這話，方才信以為然。二人將手扯他同行，方知渾身是水，連忙每人身上脫下一件衣服，與他換了。張颺道：「我若上山，倘你大王不容，叫我到何處安身？」佈德道：「不妨。我大王為人仗義疏財，只差肚中少些墨水。若得你這樣一個朋友，這頭目他還要讓你了。」施恩道：「不但讓你做大王，他還要替你報冤哩。」張颺聽見「報冤」兩字，便歡喜起來，就隨了二人回去了。不題。

且說鸞綉小姐暈去，父母守在牀前。到了次日，陡然一個翻身，口中叫道：「張颺，張颺，拿那摩仙寶鏡與我看。」父母再三叫喚，只覺口中微微有氣，連將湯水灌下，便四肢溫暖，舉動得來，叫了一聲母親。父母歡喜不勝，擊拳拱手，證天證地。看看吃些飲食，不上三五天，覺痊癒了，把魂遊的事情，說與父母知道。那夔夔宰相即刻傳檄行文，遍天下貼了告示：「若有摩仙鏡獻者，即以女妻之。」又差幾個得力官兒，叫他微服私行，察訪的實。只這一樁事也是不小，幾月之間，早已傳遍天下。

且說靜空聽見這些說話，親自到城中看了告示，心下想道：「妹子有面鏡子，他說有人走出來，必定就是摩仙鏡了。我若得了這面鏡子，拿去獻與夔夔丞相，他那如花似玉的小姐配我為妻，勝於這個打和尚的婆娘。我如今回去，不要與他說知，且騙他的到手，再作商量。」一路躊躇，不覺已到門首，進去見了春娘。

那知春娘早已得知這個緣故，心下籌之熟矣。靜空不曾開口，春娘道：「哥哥，我有一主橫財來了。」靜空道：「什麼橫財？分些與你哥哥用。」春娘道：「自然有你分。」就說著這面鏡子：「若得萬金，我即賣與他去。」靜空到打了一個燈心棒，呆了半晌道：「那有這許多銀子賣？便得了十廿兩，也就夠了。」胡亂說些閒話。

過了三四日，靜空想道：「這面鏡子，若要騙他的，斷斷不能到手。俗語說得好，千討不如一偷。」候得春娘在廚下做飯，便鑽入房中，翻箱到籠，影也沒有一個。那知春娘曉得這物是值錢的，藏了一個夾巷裡，並無一人得知。靜空尋了半晌，並不見影，只得牀下來尋，將身鑽入。不料春娘走來，恰見這和尚似狗的一般爬入牀下，甚是可駭。春娘輕輕拿了一條門門，照腰裡用力打了一下。這和尚十分痛楚，連忙退得出來，也是立不直了，便眠倒在地罵道：「賊淫婦，為何下這毒手！」春娘見他，舉門門又要打去。靜空急了，連望牀下鑽進躲避。停了兩個時辰，這痛方住。

春娘曉得他要偷這面鏡子，問道：「你爬到我牀下做甚麼？」靜空道：「你牀上許我爬，牀下到不許我？」春娘道：「如今牀上也不許你爬了。」靜空到不好意思，陪笑道：「偏要來爬一爬。」將手扯春娘揪在牀上，要與他雲雨賠罪。春娘放落臉來，用力灑脫。靜空見話不投機，發怒道：「你要將待張颺的手段待我，你休想哩！」春娘聽了這句，發急起來，道：「你這黑心禿驢！我一身被你玷辱，丈夫性命又被你害了。如今與你這禿驢打伙，怎有出頭日子？你到快快請行。」將手推靜空出去。靜空見他這個推法，氣得一天之火，想來是要斷絕恩義的，將手揪春娘在地，著實打了一頓，竟自去了。

可見惡人的心腸，易於反覆。兩人起初十分恩愛，翻轉臉來，又是十分仇敵。這個情理，人所不知。要曉得春娘與這和尚通姦，只是一時失志。但既勾搭上了，無由割斷，候著丈夫不在，便落得與他偷閒，何曾有個害丈夫的心？不意那日遇著張颺回來，叫起地方，那是騎虎之勢，恐怕出乖露醜，發起這點毒心。後來丈夫死了，靜空就如夫妻一般，不離左右，擺在面前，覺得也有些厭惡。就是兩人並肩交頸，那和尚未免妝嬌作癡，把光頭在春娘臉上播播擦擦；若是新剃光的還好，略略長了一二分，便要弄得個不耐煩。幹起事來，又像那餓虎攢羊、饑鷹搏兔的相似。偶然一次，也經受了。如今日日上場，未免倒戈棄甲，投遞降書，把他十分狼藉。春娘到也有些氣他不過。比著自己的親夫，終是讀書之人，那惜玉憐香的心腸大相懸絕。所以日常間比前大不相同，疏疏淡淡，任其去來，並沒一點眷戀之心。每每聽到五更，一夢初醒，平旦之氣，良心發現，想著丈夫無罪無過，把他一命黃泉，屍骸零落，就出了幾點遷善改過的淚兒。欲要拒絕和尚，又沒處生端，今日趁此機會吵鬧一場，趕他出去。

柳春娘雖有此心，也還未肯踢開。只因有了這面鏡子，得了這主大財，唯恐靜空在此，未免私下要打他些後手，當官要分他些用用，便懷了一個忌刻的心。他思量有了這主財帛，嫁個老公，明公正氣成個格局，終日守著這個光頭，也差見故人鄰里。這些都是惡毒肚腸，奸巧肺腑，人所想不到的。

那靜空也不是個好人，他要弄了這面鏡子，將來做個大富大貴的人，就把這舊相知視為冰炭。若還把他偷去，他就斷了這條路了，死不上門的。當初沒有老婆，遇著春娘如同活寶；及至久在身傍，也便如此，他就起了這點貪心。這是惡人得隴望蜀的念頭，自不必說。

哪知這場鬧吵禍起蕭牆，惹動了：

假盲兒留心看破，真孝子為父伸冤。